



童心

### 報考記

讀中六的仔子火急火燎地打來電話時，我正在一個講座上和同學們聊着如何用手中的筆寫下精彩文字、收穫豐富人生。中场休息，我將電話回了過去。「叔，今晚8點前就要提交志願了，我該選哪個專業才好？」原來，他獲得了校長推薦入讀北京大學的機會，在70多個本科專業中選得眼花繚亂。我看看錶，距離8點還有不到3個小時。

「你自己最想讀什麼？」我問。仔子語塞：「想不出來。」「那你讀了大學後想做點什麼？」仔子實在：「能有不錯的穩定收入，有能力報答爸媽。」都是心裏話，也都是實話。對於一個中學生來說，大學的專業五花八門，不論平日裏在口中筆下表決心時說得多麼雄心壯志，真到了具體填寫表格時，能毫不猶疑地找到自己最鍾意的方向，就已經不太容易；而面對那些專業的名字，別說是對他們，就算是我這個教書的成年人，也不一定完全準確理解。

我告訴他，選擇與AI結合緊密的專業一定是未來容易賺錢的，但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興趣點和特長以及短板在什麼地方，「再熱門的好專業，也有學得不好、畢業後過得差勁的人；再冷門的專業，也有學業優秀、能力超強，最後活得非常好的人。」講完這些，我讓仔子自己思考一下，待我講座結束再通電話。

仔子思考的結果，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發表過不少文章的他選了北大中文系，中國文學專業。我說，這個專業很難賺大錢。電話那頭的他語氣平靜：「選自己喜歡的，才能快樂學習，也才不會後悔。」我心生慚愧：講座時大鳴大放地鼓勵學生們熱愛文學，到了自家仔子選擇中文專業時卻首先提醒他「難賺大錢」。幸好仔子還是堅持了自己的選擇。



潘金英

### 少年立志 報效家國

近日新聞報道青少年自殺率高，指壓力大，有憂鬱傾向，負面心理影響令人擔憂，問題值得關注。

雖壓力大是重要因素，但我認為青少年本身立志否，其實才更關鍵。

所謂「3歲定80」，孩子自幼受父母、學校師長、環境教育所影響，古有：孟母三遷、斷機教子、曾子殺豬、孔融讓梨等，好母親重視學習環境，以身作則講毅力，做人要守承諾，要謙讓顧及別人，全要幼少奠基，長大方有好品報家國。

我認為青少年若有立志，人生定好目標，必會健康全面成長，不會脆弱成玻璃人放棄自己。

時光如流匆匆不回頭，少年為學做人，當機立志宜趁早。彭端淑寫的短文《為學》，述說蜀地兩個和尚：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待而往？」貧者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待而往？」他多年一直想買船渡海尚未成功哩。

你猜結果如何？

古文結尾：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富者不能去，而貧者至焉。

我們能否立志，才最重要呀！所以彭端淑認為：為學者的「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力者也。」

立志為學，態度確影響人的成長及生活啊。

想少年人真正做到未來的主人，成功為家國效力，建功立業，談何容易？但我確信每人都當珍惜寸陰，努力做個更好的自己，而非長嗟短嘆，遇難而退，辜負父母；只要趁早立定志向，持之以恆打好基礎，戒掉拖延惡習，從《為學》得啟悟，勿抱「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之念，令自己到死線期，急著通宵達旦趕工，屆時壓力爆發，後悔無用。慣性拖延乃蛆蟲，令人心態變壞，焦慮生怨氣。

我們要做時間的主人，勿當時間離去，方知為時已晚，後悔莫及。時間本是公平的，它給每人每天都有24小時，只要善加安排，爭取分秒，就能賺到比常拖延做事者更多時間，也更易栽種並得成功美果了。



潘國森

### 金庸有「著作等身」嗎？

問有師友笑言筆者「著作等身」，當然不敢承認有此事。一個作家要刊行多少種書才可以「等身」呢？

我們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出生的中國小孩，自小讀到的是裝幀成冊的書。一疊紙每張都是兩面印刷，然後用膠黏在一起成為書脊，再包一個封皮，這書就可一頁一頁地翻。古老一點是線裝書，書頁和封皮都打穿了孔，再用線綁好成冊。

筆者這些年來出版過39種單行本（增訂版就不重算了），短的五六萬字，長的才10萬字左右，200多萬字的書畫起來，莫說不夠等身，頂多只能近膝而已！當代中國成年男人，中等身材約1米7（英制則是5呎7吋）高。估計今後筆者起碼有十多種書要出版，但還未及腰呢！

莫說潘某人一生難以「著作等身」，「我的朋友查良鏞」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他的《金庸作品集》共編成了36冊，疊起來還不夠1米高，即使再加其他已刊行的書籍，恐怕也還差了一點點吧？沒有結集的雜文就不能算進去了。

偶然在圖書館見到許多名家的《全集》，數十冊的硬皮精裝，疊起來都

很少夠一個成年人那麼高呀！金庸不成，倒是有些多產小說家有可能「著作等身」，如果薄薄的一冊，或要二三百種單行本才成。倪匡有《衛斯理》《女黑俠木蘭花》《原振俠》等小說系列，還有許多用其他筆名刊行的單行本，能否「等身」就有待「倪學研究」去發掘了。

轉念一想，古人著書實以「卷」作為單位，那是卷軸吧？如果以卷算，一種書數十卷，多種書就可以上百卷，平放在大書案上，才有「著作等身」的可能！

然後翻查工具書，才初識原典。話說宋初名臣賈黃中（941年—996年，生於五代後晉天福六年，卒於宋太宗至道二年）5歲時，其父「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原來賈黃中沒有「著作等身」，只是童年時其父每早命他讀「等身書」。讀多少？書卷放在一起，跟童年賈黃中的身高一樣的書卷。5歲小孩該沒有1米高，「等身書」也就幾十卷而已。賈黃中官至「參知政事」，等於副宰相級，學問淵博，但政事上沒有重大建樹。

後來清代著名文臣紀昀提出「著述等身」（他可能是第一人這麼說），再改成大家都用的「著作等身」。



名人鄉情

## 全球客家人大聚會

林文映 香港客家會館館長

金秋十月，我在地中海沿岸的國家走了一圈，包括西班牙的巴塞隆納和馬德里、意大利的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法國的馬賽，還有非洲最北端的國家突尼斯，所到之處都有客家鄉親的身影。

常言道：「有太陽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最近飛了一趟巴塞隆納，雖然語言不通，但氣定神閒，因為早有一群操流利西班牙語的客家鄉親在機場迎接。在巴塞隆納接待我們的其中一位導遊，家鄉在台灣屏東的客家莊。40多年前，父母帶她來到位於歐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亞半島謀生，「日久他鄉是故鄉」。操地道西班牙語的這位客家女子打趣說：「一不小心暴露了年齡。」

參加這次歐洲之旅的客家人，來自五洲四海（東南亞、歐美、南美洲、加勒比海、印度洋、太平洋島國、非洲大陸）。無遠弗屆，無論身處地球任何一個角落，我們同出一脈，說同一種語言。同文同種、同根同源，正是客家人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原因。

與此同時，世界客家懇親大會於千年古都河南洛陽開幕。籍貫廣東河源，出生在梅州的洛陽市委書記江凌，用地道客家話歡迎客親回家。來自全球五大洲、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500多名客家鄉親赴會，蔚為壯觀。筆者雖遠在歐陸，但通過閱讀香港大公報、香港文匯報及網絡媒體的新聞報道，仍然感受到溫馨的客家情。

洛陽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也是全球客家人的祖根地。客家人從中原奔向大江大海，成為漢族唯一不以地域劃分的民系，亦是全球播衍最廣的漢族民系，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開拓者。「根在河洛，情繫中原」，是全球客家人的共識。

全世界的客家人逾九千萬，超過歐洲最大國家德國人口的總和。香港在清朝隸屬新安縣（後易名為寶安縣），客家裔大約有200萬。

上個月在歐洲舉行的客家大會上，筆者見到了來自柬埔寨、越南的許多老朋友。據他們介紹，東盟十國存在多語種並存的現象，包括泰語、印尼語、馬來語、英語、越南語、老撾語、柬埔寨語、緬甸語、泰米爾語、菲律賓語。在東南亞，每個國家的官方語言都在兩種或兩種以上，且英語和華語佔有重要地位。迄今為止，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已經舉辦了33屆。首次舉辦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由香港崇正總會率先發起，如今影響遍及全球，每兩年由世界各大埠輪流舉辦。

過去數百年以來，香港一直是全球客家人返鄉探親祭祖的最重要驛站，是海峽兩岸客家交流最便利的紐帶。香港亦是客家文化傳承的福地和沃土，客家學研究的兩大奠基者賴際熙、羅香林皆為香港大學的學者。

筆者在想，作為全球播衍最廣的漢族民系，客家人如果聚集在聯合國的紐約總部，應可說遍所有成員國的語言。知道留尼旺的香港人應該不多，這是一座位於印度洋西部的火山島。至於該島土著說的克里奧爾語（Creole reunionnais），聽過的港人恐怕是鳳毛麟角。

但我的很多梅州客家鄉親說得很「原汁原味」，因為客家人已經在這座緯緯為「日落島」的土地上生活了數百年。留尼旺是法國的海外屬土，克里奧爾語則是一種源自法語，還融合了非洲最大島嶼馬達加斯加的土語，吸納了印地語、葡萄牙語、古吉拉特語和坦米爾語的詞彙。根據國際著名的語言學院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SIL) 的調查統計，地球上所有有六千八百多種語言，其中被最多人使用的前6種語言為漢語、英語、西班牙語、孟加拉語、印度語、阿拉伯語。這絲毫難不倒客家人。

筆者多年前飛到印度加爾各答一個名叫塔爾的小鎮過春節。因為這個遙遠的「客家部落」已形成二百多年了，印地語、班加羅語早成了這些客家僑民的母語了。筆者驚訝的反而是，經歷了這麼多世代，他們仍然能說純正的梅縣腔。筆者還幸會了一些來自危地馬拉、阿根廷的客家人。一位來自美國休斯敦、年逾古稀的老醫生，聽說我頑冥不化獨沽客家一味，欣然協助我聯繫蘇利南的客家社團。

一般人的印象中，西班牙語是小語種，其實不然。這是全球第三大語言，僅次於中文、英文，全球逾5億人使用。在南美洲，除了巴西以葡萄牙語為官方語言，其餘國家的官方語言都是西班牙語。當中，亦有一些國家有第二官方語言，例如蓋亞那為英語、蘇利南為荷蘭語、法屬圭亞那為法語。但毫無例外，這些國家都住着大量客家人。他們的祖先，早在明末清初已在加勒比海岸岸。

最近與不同朋友見面，大家的話題總離不開電影《破·地獄》。當中一句對白：「死人要破地獄，但生人也要破，生人也有很多地獄！」許多人都談論什麼是生人的地獄，言者多不無感慨。

生人的地獄是另一種對個人放不下，一直纏繞着自己的心魔，有人會說是心結、有人形容是夢魘，也可以說是纏繞着自己的遺憾，不能衝破的仇恨，令自己一直痛苦的往事或與親人的關係……

人，因為有感情，所以會對身邊的人有所寄望，達不到自己所想的便心生遺憾。

想要，不一定可以得到，人生豈能盡如人意？於是當問一句，誰無所憾？雖然大部分人都會閉嘴，但總有人舉手，這些人已臻化境，早已看破，懂得放下。猶如來這世界學做人，他們畢業了，或是如佛教所說的「已達彼岸」！仍心懷地獄者，就是電影裏所說的破，就是打破，另一



余似心

### 生人的地獄

說法是放下。這也是內求的，如果自己看透了，只會把地獄似的痛苦一生扛着。可喜的是這電影也帶出一個訊息：可以替人破地獄。安慰、安撫、助完成心願……以愛行之。

在採用道教儀式的喪禮，靈堂儀軌中有破地獄環節，助先人永得超度。死者已矣，但在世的人如何面對失去、改變前路？他們內心的不捨與傷痛，同樣需要輔助與釋放，這是另一種「破」。

看過電影後，猶如當頭棒喝，別讓自己心繫地獄中，在地獄未成形之前就要將之打破，不留於心。

曾看過劉德華與張柏芝主演的電影《大隻佬》，強調「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天堂與地獄皆在我們心中，一念之差便帶我們走向兩個極端。雖然他所說的地獄是念頭走歪，便推我們落地獄，又或想法過於悲觀，便猶如把自己拖下地獄去，陷於極度痛苦。

也是提醒我們，要有正向、正念，打破了內心的枷鎖，便能離苦得樂，一如到達天堂之境。一齣好電影，一本好書，可以引領我們反省，學習做人。

### 貶值的「哈」



理美美

看到個很有意思的話題，說：「網聊時的『哈』已經愈來愈不夠用了。」

想了一下還真是，在小狸的微信吹水群裏，朋友們每次表達「笑了」時打出的「哈」字，多得已經20多個了，iPhone Max 的屏幕整整一行半。那一長串的「哈」，確實傳達了「有被逗笑」的歡樂情緒，但，曾經同樣的情緒用2個「哈」足矣，而今卻已要用到20個。沒想到，這年頭連「哈」都貶值了。

貶值的「哈」，正是網絡時代語言通貨膨脹的具象表現。語言的通脹並非新概念，語言學家李安宅教授在上世紀就曾論述過，他認為和貨幣一樣，如果用過度的語言表達原來簡單的意思，就會使語言的意思膨脹，從而語言也會貶值。另一位語言學家呂叔湘教授也曾論述過「語義磨損」的現象，比如「太、很、怪」等一些表達高程度的副詞，如用得多了、久了就都會「失去鋒芒」。之後若再表達同等水平的情感，就必須在遣詞用字上加大劑量。

雖然語言的通脹早已有之，但網絡時代無疑是最爆發的階段，這與互聯網的特性有密切關聯。一方面，因為虛擬，人與人「這麼近又那麼遠」，當文字聊天時，傳遞情緒的工具只有文字——以及表情包，而無法借助語音、語調和肢體語言等其他元素輔助理解。也因此，很多人在網上溝通時會不自覺地使用更誇張的語言，把詞值拉滿，以表達足夠的情緒，避免對方誤解，即網民所謂的「網絡語言討好症」。另一方面，社交媒體的注意力經濟本質進一步推動了語言的通貨膨脹——只有更

誇張和更情緒化甚至戲劇化的表達，才能吸引眼球獲得流量。

於是，雙面夾擊下，我們看到了網友總結的語言通貨膨脹下的賽博禮儀新常態：親=陌生人，寶貝=認識，親愛的=同事；和網友打招呼第一句不能說「你好」而要說「寶子/姐妹」；想表達「謝謝」則要說「愛你/麼麼噠」；帖子要想爆，標題裏要有「天花板/絕絕子/yyds/無限回購/封神/吹爆/閉眼入/坦白局/炸裂/神器」等等這些流量密碼關鍵詞；至於「哈」的奧義，2個哈是老年人，3個哈是敷衍，朋友從6個哈起跳，7-10個哈表達「覺得有趣」，最符合賽博禮儀，但如果再多就要注意了，11個哈有暗戀之嫌，13個哈懷疑是有求於人，如果再多則「過猶不及，沒有靈魂」。

如前文所述，語言的通貨膨脹並非是今時今日才有，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關於詞語的貶值通脹和活力創新，屬於自然的文化現象。但今時今日卻有一點值得特別警惕，那就是和過去不同，互聯網的出現正史無前例地最大程度模糊着口語和書面語的使用場景。20年前，人們口中的「小姐」雖已蔚然成風，但嚴肅媒體書寫時卻會自動切換成嚴謹的書面語；而20年後人人自媒體的時代，人們口中的「小姐姐」卻時常被水靈靈地寫出來。隨着說多寫多，表達方式會更快地迭代，直到書面語言和主流媒體也隨之迷失。

當傳統報紙的標題中也出現「潑天富貴」、「配享太廟」、「好吃哭了」或者「哈哈哈哈哈」時，我們當真應該警惕和反思，因為除了流量，還有守護和傳承文明的責任。



劉征

最近買了一些書。周六的晚上，我騎着校內租賃來的電動車，跑去存儲點把這些書都領了回來。那時約莫晚飯時間，夜色正朦朧，小電在空曠的山路上疾馳，轉眼就到了辦公室樓下。那一箱書就被我放在腳踏板的位置，一路上，我的腳因為沒有地方只能搭在兩邊的空隙，幾乎是整個懸在空中。心情卻甚好。一想到馬上要拆書了，那感覺與在網上買書的時候又不一樣。前一次只是關注什麼書值得買，怎麼去湊那個打折的規則。反而有些急躁，機械得很，像是要完成什麼任務似的。等這些書真的來了，這會兒整備我搬去辦公室，然後又被我擺在桌子上，我才忽然意識到它們原來個個厚薄不一，裝幀設計差別也很大。一本本拿在手上，拆開塑封，婆婆一番，再細細地端詳一番。這些書就都刻在腦子裏了。

一邊拆，看到一個誰的名字，我會忽然想到，曾經和某一位朋友聊起過他，我就

### 購書記

把這位作者的書隨手拍了發給對方。過一會兒，對方就發來幾個表情，那表情甚簡單，可是我猜他會立刻想起先前我們關於這位作者的討論，於是表情也成了會心的。所謂話不在多，觸動心弦的最重要。而關於買書，也不需要說很多。我拍一張照片，他回一個表情，就足夠了。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又好像發生了很多事。因為我們背後，這位作者正在滔滔不絕。而他的背後，又有我二人對這些書的喜與了解。所以，語言在這裏倒成了多餘的。當然，也可以就這些書說一說，就是找三五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開一個讀書會，大家聊個盡興。兩三小時有時候都顯得不夠。且，圍繞着書的聊天，總能夠令氛圍達到一種高潮。

我就這樣一邊拆書，一邊胡思亂想。等到了忽然發現我竟為它們分了類。放在左邊一堆的是《技術封建主義》《不可能的存在之真 拉康哲學映像》《被仰望與被遺忘的》《忠實於事件本身》《後現代性

下的生命與多重事件》《與德勒茲探討電影理論》《薩特傳》，還有最近幾年大熱的韓炳哲全套；放在右邊一堆的是小川糸的《山茶文具店》《洋食小川》《永恒的庭院》；吉本芭娜娜的《莎樂美漢堡店》《身體全知道》《花床午歌》；李娟的《我的阿勒泰》。然後，就好像左和右成了我的兩種理想，一種是依靠理性推論獲得一套邏輯，並剛好這邏輯又與各位神交已久之大師有所交集。另一種卻是任性而感性的，憑着自己的感覺看一些漫無目的的文字，就好像這些文字都飄盪着，介於存在與非存在之間，淡淡的。

這時候最好有些音樂就好了，於是我真的放了一首音樂，叫做夏的戀人，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長淵剛演唱的，節奏感很強，對比外面的深秋，這音樂十分歡快。我不知道它怎麼就竄到了我的播放清單，但是很應景，我就把它循環播放了。一遍又一遍，整個辦公室都快樂起來。



來自五洲四海的客家人參加歐洲之旅。